

LA PRINCESSE DE CLÈVE

世界爱情经典名著

克莱芙公主

〔法〕拉法耶特夫人著 韩沪麟译





LA PRINCESSE DE CLÈVE

克莱美公主

世界爱情经典名著

花城出版社

〔法〕拉法耶特夫人著 韩沪麟译

粤新登字 05 号

克莱美公主

[法]拉法耶特夫人 著

韩沪麟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粤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张 1 插页 147,000 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360—2123—2

I · 1827 定价：8.45 元

译序

拉法耶特夫人于 1634 年出生在巴黎的一个贵族家庭里，卒于 1693 年，一生的作品不多，本书所收的一个中篇和两个短篇可算是她的主要作品了。其中《克莱芙公主》是法国 17 世纪唯一至今仍有影响的一部小说，一直受世人推崇，被誉为是法国第一部心理小说名著，盛名经久不衰。

这部小说写于 1677 年。出版商巴宾在 1672 年买下了该书版权，并在 1678 年匿名出版。本来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小说的作者虽未署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拉法耶特夫人在 1677 年冬天，与著名格言作家拉罗什富科合作完成的。但后来，人们发现拉法耶特夫人写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15 年前传开的一本小册子（指 1600 年发表的《蒙邦西埃公主》——译者），公众说是我写的，现在他们又说我是《克莱芙公主》的作者，我向你们保证，我一个字也没写……倘若作者肯定不来找我算帐的话，我就承认也无妨。”

于是舆论界大哗。有些人挖空心思查看拉法耶特夫人的密

友赛维尼夫人的信件，果然没有找着任何有关的细节；也有人猜疑，拉法耶特夫人可能担心奈姆尔家族的几位有权势的后裔会来找她的麻烦才不署名的；另外有些人认为拉法耶特夫人从1658年之后就与丈夫分居，出入路易十四的宫廷，对宫廷生活、上层沙龙极为熟悉，她爱政治，对权力与阴谋感兴趣，因此才能把书中亨利二世宫廷的礼仪与排场，以及王公、贵妇写得如此活龙活现，而本书那富于女性的细腻感情和缱绻情调也只能出自拉法耶特夫人的手笔。

比较一致的看法，倾向于认为该书是集体创作，而拉法耶特夫人是倡导者和组织者，是她提供了构思，设想了种种细节，由助手们执笔完成的。也许正因为她意识到作品产生的复杂性，才不愿以个人名义或任何其他人的名义发表。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十六七世纪，人们并不过分热衷于署名的种种艺术，作品本身是占首位的，这与当今的风尚有所不同。除此而外，人们认定《克莱芙公主》是拉法耶特夫人的作品还有其他理由。首先，她是一位贵妇人，一个有头脑，有心计，干实事的女人，业余写作是由于她对精神上的表现有兴趣，她爱发表文学见解，周围都是知识分子。她的文学活动只是个人和社交圈子里的消遣方式，与她亲近的朋友都是隐姓埋名的“专家”，他们可以对她起到指导、建议和帮助修改的作用；其次，她另拥有一些与她地位相同的朋友，也都是业余文学爱好者，如塞维尼夫人，拉罗什富科等人。有材料记载，拉法耶特夫人和拉罗什富科先生至少有6年时间酝酿写这部小说，他们有足够的闲暇翻阅有关历史资料；拉法耶特夫人提出构思和创作《克莱芙公主》是为了解除她最亲密的朋友拉罗什富科的痛苦和悲伤的。

拉法耶特夫人的研究者们不仅在该书的署名上大做文章，而且也捕风捉影地寻找书中主人公在实际生活中的原型，一些

人认为克莱芙夫人的命运与拉法耶特夫人的身世近似，而奈梅尔先生则是拉罗什富科的化身。

二

就风格而言，《克莱芙公主》与伟大的古典主义戏剧家高乃依和拉辛的一些同时代的作品相仿，理性至上，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书中主人公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智战胜感情的描述都极富感染力，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就是小说的成功之处。

传统上，人们在分析《克莱芙公主》的结构时，总是提出其本质几乎对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历史的纪实，另一方面是情节的线性安排，而作者却能巧妙地把这两者协调统一起来。

批评家既想把《克莱芙公主》纳入传统的心理分析小说之列，就得强调对书中几个主要人物内心活动的描述，扬弃亨利二世统治的史料价值，事实上，史实在本书中确是作为一种摆设和陪衬而存在的。19世纪盛行的那一类心理分析小说，大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自我陶醉的反省状态，成为一种示范性小说。《克莱芙公主》既是开这类小说的先河，其主题、结构必然是示范性的。小说向读者展现在当时的上流社会里，一个女人不可能过上真正的爱情生活，譬如克莱芙夫人守寡后，正当她可以重新选择自由和幸福时，上流社会和生活本身已在她心里培植了不可磨灭的观念和意志，机会失去，幸福又成为泡影。既然作者一心想突出这个示范性的主题，史实必然成为衬托，而“次要”的一切都必然围着这个主题转悠：夏特夫人对女儿的规劝可以看成是一种训示；都尔农夫人的故事反而促使克莱芙先生对女人的忠诚作出最热烈赞扬，这是一种配搭；戴米纳夫人

的字条使克莱芙夫人备受嫉妒折磨，这是提醒；而上流社会的生活及种种社交活动限制了克莱芙夫人，向她指出，爱情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存在于一个不断引诱人们不忠，并且迟早会因败露而受到惩罚的人世间，这是结论。这些所谓“不必要”的细节在克莱芙先生逝世后便完成其作用，自然消失了，这就更说明作者用心之良苦。从这时起，故事继续往下展开，主线在延伸，爱情悲剧已成为女主人公个人身世的归宿，于是“外围情节”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了。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前后呼应、情节安排和发展的几何图形。譬如说，在克莱芙先生生前，克莱芙夫人和奈姆尔先生的所有会见，每次都不同，一次比一次味浓；而在克莱芙夫人守寡之后，她又发现了自己的义务和职责，而且在不可逆转的命运之中，把两者提到更高的高度。

三

克莱芙夫人的迷惑和清醒这两种情绪反复出现，内心矛盾纤毫必现，其真实性几乎是不容置疑的。于是读者不免会提出一个问题：小说家在其中占有多大的成分？她与她的主人公究竟是什么关系？克莱芙夫人是一个杰出的女性，是一个实属罕见的真诚的女人。她有时不自觉地会产生不轨的情绪，但她即刻就会自我反省，重新恢复理智。这就可以看出，小说家在介绍与她形成距离的人物时，不但没有受到本身的限制，而且总是暂时地比克莱芙夫人领先一步，等到书中主人公恢复理智之后，她会具有与作者愿意告示我们的同样的观点。因此，拉法耶特夫人小心翼翼的介入，最终总是表现出与书中人物更多的巧合和默契，而不是距离了。

读者一旦把书合上，映在脑海里印象最深的，也许是某些片段凝固了的画面。拉法耶特夫人通过背景、节奏的变化，具体场景精确的笔录、人物各自的地位，使我们明显地感觉出女主人公在爱情里的最重要的情绪冲突，烘托出种种景象，如对恋人初次相会的惊奇，彼此间的目光交错及意会，这些都可归之于小说的诗意吧。读者可以从克莱芙夫人和奈姆尔先生初次会见的那一场中感受到许多微妙而又奇特的刺激；在有肖像画失窃的那一场里，也同样可以感到浓郁的诗情。王宫卧室本来是作为背景和衬托的，蓦地，它的深度和广度一下就展现在读者眼前，并且凝固了。在豪华的床幔缝隙间，两道羞怯的目光相碰，成为永恒的瞬间，如电影里的定格一般。这样的片段，书中还可例举出不少，如在夏日的一个夜晚，女主人公在乡间小楼里静思，奈姆尔先生蹲在花园里，他的目光仿佛要把她吞噬了；又如克莱芙先生谢世后，这一对恋人梦游似地形影不离的情景，如真似幻，充满了诗情画意。

本书是叙述一个爱情悲剧的故事。女主人公内心萌发出深深的爱情，但她又生活在荣耀显赫，同时又是虚伪狡诈的上流社会里；她一方面要避开奈姆尔先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参加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社交活动。她那完美无缺、细心周到的丈夫看见妻子请求回避这个危险的社交场合而又不能解释其理由时，表现出既不能理解又不能宽容的态度，因为在当时，社会最上层的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要避开宫廷生活几乎是不能得到谅解的。显然，拉法耶特夫人认为，这个社会阶层一直包围着克莱芙夫人，总是可以成为她的动情的目光敏锐的见证人，也就是成了她的羞耻的证书，这就从中证明了社会环境是造成克莱芙夫人不幸的根源和元凶。

“爱情可以诱惑我，但不能使我迷失方向。”这可能是克莱

芙夫人的临终遗言了。然而在此之前，她是说不出这句话来的，因为爱情也确实使她迷失过方向，诱使她迷惑、扯谎，乃至背叛。倘若她真的被迷惑了，她就会感到欣慰而不是受罚，然而在她孤寂和迷惑之外，却始终保持着理智的清醒。事实上，她向丈夫的坦白等于宣告了这种半明半暗、半推半就的爱情是一种无可辩白的、极为可怕的客观存在，揭示这样的爱情就等于美化它，把它套上一个无可指责的纯洁的光环。她向丈夫坦白，也等于宣告自己既清白又动摇过，从而她离丈夫也就更远了。很明显，女主人公实质上更爱的是自己，她从未停止过抬高自己。

奈姆尔先生的“尊重”与动了感情的克莱芙夫人的“真诚”一样，其价值模棱两可，有待探讨。奈姆尔先生在机智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所谓的“尊重”，只是暴露了他的灼热的爱火，他愈是表现出“尊重”，就愈加像是克莱芙夫人的最理想的情人，也就愈加暴露出无情的追求者的真面目，因为他的“尊重”旨在追求一种更加辉煌的胜利。

克莱芙夫人在与奈姆尔先生最后一次会面时，无拘无束地袒露了自己的感情，庄重地主宰了这一次谈话的方式；她丝毫没有宣泄自己的感情，只是表现出温情脉脉，不卑不亢，自重自爱；这两个人物是宫廷中最完美的男性和女性，他俩的爱情只是表现在礼仪、距离、眼光和彼此赞赏之中。奈姆尔先生在既喜悦又悲伤，既惊讶又赞叹的心情下最后离开了克莱芙夫人。而当克莱芙夫人在她自愿演完最后一场戏，也就是唯一的一场爱情戏之后消失了，她离开人生舞台的同时，既取得了胜利，也放弃了人生。这个结局一锤定音，完成了作者的主题思想。

长期以来，这对情人的最后一次会面始终引起读者议论纷纷，他们判断克莱芙夫人是否在情在理，探讨她的抉择和决定是否正确。孰是孰非，见仁见智。我们的读者不妨也可以对此

深入思考，展开讨论，因为风尚、习俗、观念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而爱情却是人的永恒的一个主题。

四

《克莱芙公主》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和青睐，也得到历代评论家和作家的重视和赞赏。这里就摘选几位代表人物的评语，作为这篇短序的收尾吧。

18世纪的伟大作家伏尔泰说：“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公主》和《查伊德》是首批以优美的笔调描述上等人的风俗及他们平凡的艳史的小说。在她之前，人们总习惯以夸张的手法描写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作者死于1693年。”

法兰西学院院士、诗人和批评家拉阿尔普说：“以有趣而高雅的笔调描写合乎情理的风流韵事的第一部小说乃是《查伊德》，而且这是一个女人的作品。《克莱芙公主》是拉法耶特夫人的另一部创作，比前者更加可爱，更加动人。人们从未以如此细腻的笔端描写过贞德战胜爱情的故事；一个世纪之后，另一个女人也同样成功地描述过爱情与种种阻碍和贞德抗衡的小说，即唐山夫人的《戈明热伯爵》。它可被看作是《克莱芙公主》的姐妹篇。”

19世纪的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圣伯夫说：“在什么样的特定环境中产生了如此可爱，如此纯洁的生灵，这些高尚、完美的人物，这些热烈、纯朴和温柔的感情呢？当我们想到这些，心情是激动的；作为一个多情而浪漫的作家，拉法耶特夫人把记忆中珍藏着的最初的梦想都放进这本书中了，就如拉罗什富科也满怀兴趣想在奈姆尔先生的身上体现他极为谙熟的光荣的骑士精神，甚至可以说，想把他作为一面美化的镜子，重新映照

出自己的青春岁月。于是这两位老朋友通过想象又重温了他们未曾相识，未能相爱的金色年华。

“《克莱芙公主》里面的情节是合乎情理的，前后衔接得当，并且富有感染力；只有一两处略欠真实，但作者能随机应变，一笔带过，因而也无伤大雅。一些次要的情节始终追随着主线的发展，有时还助其发展。最欠真实之处就是左隆米埃乡间的那一章，叙述奈姆尔先生躲在栅栏后面正巧听见克莱芙夫人在对其丈夫坦白，然而也正是这一幕催人泪下。对我们来说，这点夸张算不得什么，我们喜爱《克莱芙公主》，及至它那略带古典的味儿；使我们着迷的，是克制而恰到好处的描绘，是处处含蓄而留有余地的写作技巧。”

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泰纳说：“她的风格既含蓄又高雅；它非但不夸张，还有所保留。拉法耶特夫人从不提高嗓门。她那和谐而谦抑的语调里决没有冲动和唐突的声音。她的书从头至尾弥漫着一种迷人的静谧的气氛；她的书中的人物仿佛悄悄地潜入明澈晶莹的氛围里。爱情、残酷的嫉妒心、被不安的灵魂所摧残的人的极度烦恼、感情的激越的呼唤、上流社会的纷争，一切都和缓并消失了，人间的嘈杂声变为优美的和声来到我们升入的纯净的天堂。极端如同平庸一样让人受不了；一个如此高雅的社会厌恶过激的言词；在客厅里大叫大嚷可不合适。”

20世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法盖说：“拉法耶特夫人一开始写一些言情小说，也许是在拉辛的影响下，后来写了一部小说，完全是心理分析小说的风格，这就是《克莱芙公主》。这简直就是一部用散文写成的拉辛式的悲剧，风格简练而纯朴。这部小说里的所有的情节都是人物感情的直接反应，除此而外没有其他的情节。作者只是描绘了爱情产生、增长、矛盾、在痛苦的

矛盾中磨损，最后使受害人心力交瘁，无法得到幸福，此人就是克莱芙公主，读来感人至深。不少作品效仿它，但从未像它那样具有自然的魅力和优雅的文采。”

著名小说家、诗人米歇尔·布托尔说：“坦白和幻觉这两场戏相互重叠，在克莱芙公主的记忆中根深蒂固，反复出现，以致她永远也摆脱不了。就如在比赛时，蒙哥莫里的长矛刺中国王的眼睛，使国王致死，并促使狄安娜·德·波阿吉埃下台一样，这里，奈姆尔先生进入乡间小楼的玻璃门也成了克莱芙先生的死因，并且不可避免地促使克莱芙公主隐退，因为她不能摆脱这两种重叠的形象，梦想在现实中显得如此真切，既幸福又可怕，以致当她看见奈姆尔先生时，她丈夫的幽灵必然在她的眼前晃动；倘若奈姆尔先生真的做了她的丈夫，那么她死去的丈夫就会缠住她不放。

“应该指出，在小说的结尾，这双重戏是如何扰乱这一对情人的；他们禁不住一一作了回顾，重温了花园里的小楼、窗户、丝绸铺子……这没完没了的缠扰迫使公主逃避了那个她已经有可能与之结合的心上人。我就此带住，否则，我将会老是对这一段，以及它与全书的有机联系喋喋不休的。

“安德烈·纪德^①在《克莱芙公主》里没发现‘任何秘密、任何含蓄、任何曲折’，您意下如何？倘若您已听说过，自以为知道《克莱芙公主》究竟说些什么，自以为心里有底了，那么请相信我说的话，亲眼去看看这部小说吧，您会大吃一惊的。”

①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著名作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目 录

译序	1
克莱芙公主	1
蒙邦西埃公主	151
唐特伯爵夫人	179

Madame de La Fayette
La princesse de Clèves

本书根据 Le Livre de Poche
1972 年版本译出

克 莱 芙 公 主

[法] 拉法耶特夫人 著
韩沪麟 译

第一卷

法国朝廷之豪华与风流，莫过于亨利二世^① 在位的最后 8 年。这位王子^② 生就一表人材，对女性温存体贴，本是个多情的种子。虽说他对瓦朗蒂诺阿公爵夫人狄安娜·德·波阿吉埃^③ 的热恋，始于二十多年前，但旧情始终未减，至今仍有强烈的表现。

这位王子擅长各种体力锻炼，他把锻炼作为日常生活的一大内容。他整天打猎、玩网球、跳舞、挑环比赛^④ 或类似的消遣。瓦朗蒂诺阿夫人的各色纹章出现在每个场合，她本人也同时露面，穿戴装束比之她的外孙女，待字闺中的德·拉马克小

① 法国国王（1519—1559），弗朗索瓦一世之子。他在宠妃狄安娜·德·波阿吉埃的影响下，大大扩充了吉斯家庭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他继承了弗朗索瓦一世的对外政策，从英国人手里夺取了布洛涅，同上耳其人和德国新教徒媾和。由于内政困难，他在 1559 年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加多·冈勃雷兹和约。同年，在一次比武中，他被蒙莫朗西公爵不慎用长矛击中眼睛，重伤致死。本书中涉及宫廷中许多人物之间的关系，书中自有交待，不再一一注释和考证。

② 在本书中出现的宫廷中的人物，男的大都称为“Prince”，可译作“王子”、“亲王”；女的称为“Princesse”，可译作“公主”、“王妃”。这里统一译作“王子”和“公主”。在法国宫廷，王族或非王族成员，在婚前婚后都可称“王子”，“王子”的女儿或妻子可称作“公主”。

③ 她活了 59 岁。曾是弗朗索瓦一世的情妇。

④ 骑在马上奔跑的骑士用剑尖把悬挂的环挑下。

姐毫不逊色。

王后^①的驾临使她也有权出席这类活动。这位公主^②青春已过，丰韵犹存；她喜欢壮大的排场、奢靡豪华和娱乐消遣。国王娶她的时候还在当奥尔良公爵。他的兄长王太子当时还在世，后来死在都尔农^③。王太子凭他的出身和德行，本可以堂堂正正地继承他的父亲弗朗索瓦一世的王位的。

王后素怀大志，她能君临臣下，内心已得到很大的满足。国王对瓦朗蒂诺阿公爵夫人的恋情仿佛并没使她感到痛苦，她也没有流露丝毫醋意。不过她为人深藏不露，很难判断她的真实情感；再说由于政治原因，她必须接近公爵夫人，从而也可以接近国王本人。这位王子喜欢与女性作伴，即便是他不爱的女人，他也乐意与她们相处：男女两性中最漂亮出众的人物每天定时在王后那里聚会，他也逢场必到。

从来没有别的宫廷拥有如此多的美女和美男子；造化似乎乐于把最美的东西赋予最高贵的王子和公主们。法国的伊丽莎白，后来成了西班牙王后，当时已经显露出她那惊人的才智和绝代的姿容，她的美色最终成为她的不幸的根源。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加特^④刚与法国王太子^⑤成亲，人们称呼她为太子妃。她才貌双全，在法国宫廷里长大成人，学会了全套礼节。她对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天生向往，虽说年轻，她已深深爱上这些事物，并且比任何人还精通。她的婆婆、法国王后与国王的妹妹长公主也喜好诗歌、喜剧和音乐。弗朗索瓦一世倡导的爱

① 指卡特琳·德·梅迪西（1519—1589）。

② 即指王后。后文有多次类似的称谓，不再一一注出。

③ 法国罗纳河上一个重镇，近一万居民。

④ 玛丽·斯图加特（1542—1587），弗朗索瓦二世之妻。

⑤ 亨利二世的长子，1559年登基，史称弗朗索瓦二世。